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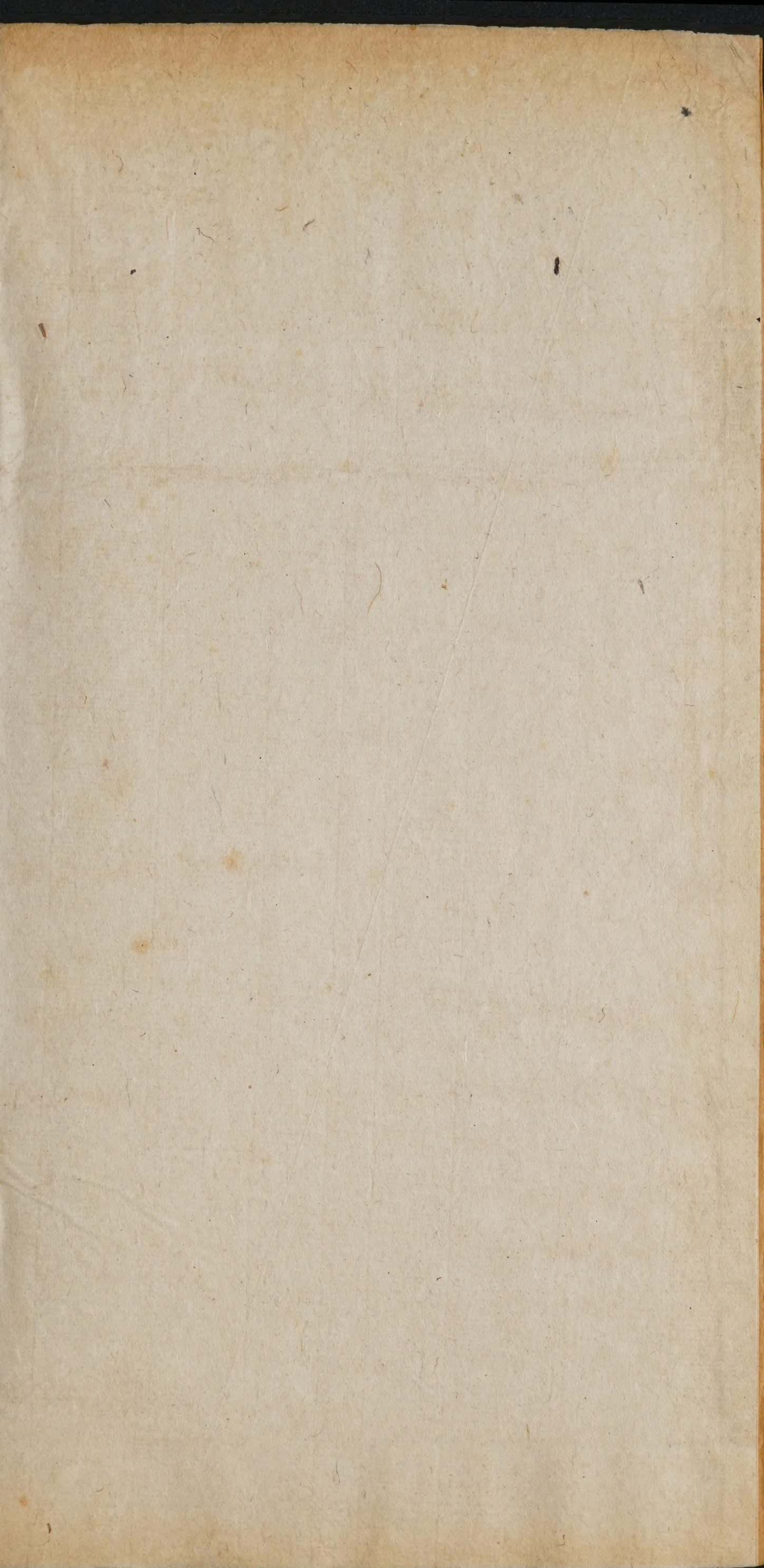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  
敬題



BJ  
1548  
H85  
1879  
v.10







彙纂功過格第十二卷

刑獄

居官之五

**總論**

聽訟以簡省爲功。而不可屈

抑有冤以爲簡。用刑以寬仁爲德。而不可濫。釋有罪以爲寬。曰勤。斯無不察矣。曰慎。斯無不當矣。二者居官之要。而在刑獄。其尤不可苟者歟。

功欵

嚴重反坐之律。一言有虛。必加杖責。懲儆刁風。

如

角口爲鬪毆。以鬪毆爲刼殺。凡此皆當禁懲。詞狀務須的確。分明。故甚其詞。雖直必責一事一功。**發明**汪禹疇曰。欲簡訟者。必懲虛誣。事無大小。必與分理。不待危切。動聽祇許就事叙述。門內微端。皆可來告。宜和宜究。應時批發。而必不許稍涉虛誣。其虛誣者。豈止懲責本身。必直究其主使。昔高靜成公令黃巖訟。



責主訟者。詞事一不讐。輒問誰爲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其意最精。今世之欲簡訟者。只是輕忽小事。漫置不理。因使人不得不甚其詞。而真假雜淆。莫可窮詰。愚謂一到任時。宜定狀式。梟惡棍蠹等字。槩不許入。只務簡捷。直言。直言則真情自見。真者無不與理。事端若小。或批親隣。或批里老。在我仍可清閒。而假者則必直窮到底。未嘗少貸。自然欺誣屏息。民志日清。抑強扶弱。恢乎有餘裕矣。

◎凡有控

訴至誠誘誨令人平忿釋爭

一事五功

**徵事**

劉安民

心公平。素爲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卽詣縣。必先詣劉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劉因自負。受而不辭。直卽許之曰。此直也可行也。曲卽數之曰。此曲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頓省。其後二子汲湜皆相繼



登第。夫劉公身爲縣吏，非有刑罰加人，而人皆化之，則公平之所感也。況士大夫實實行之者乎。○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張萇年爲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顧涇陽先生司理處州時，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罪。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



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仇  
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  
孝香驚曰吾昔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  
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  
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  
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  
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之禍福元感泣率爲孝子○朱  
卓月曰余鎮漳泉時軍民不辨官話每堂審役有譯  
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  
子乃其所生乎曰非非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  
當乎曰少艾余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証  
乃其姑丈叩首稱善于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  
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  
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



耶遂父子抱頭大哭  
軍校無不墮淚者

◎詞狀既准勿遽出票即批發

原呈自拘赴審抗不到者原呈續稟方始籤提仍禁

戒擾害

一事一功徵事徐公九思令句容每受訟牒必命其與親戚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

面諭使之心服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卒隸下鄉落發明  
奈中丞治譜云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返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用十數手牌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填聽審之時執進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然省



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又云。自理詞狀。不用分行各房。令有需索。蓋所准之狀。或原未必可信。或經和息。未必赴審。故凡當堂准過。卽發原告。至其登號簿。只記月日姓名而已。不必狀。狀。催審。狀。狀。令房科承行也。惟事情重大者。輪流承行。與輪承上司詞狀同。另製一簿。又自理准狀。止用原告自拘。又不可遽聽原告稟稱。遂差快手。蓋衙門差人。每每串通原告。令之哄稟官府。有謂此家土豪。不敢上門者。有謂藐視官府。徑自不來者。有謂上門去叫幾次。反被毆打不理者。官府不察。差人遂以得計矣。今如原告自拘不來。改差干証。再不來。或用本里里長。本甲拼年。本地保長。黨正呼喚。絕不可卽差快手。如再不來。則每月用告示一張。總掛縣門。將原告苦訴不到犯人。一總張示內云。如再不來者。定行差人提審。



張示之後猶且不來。或再揣酌情理。的係抗拒之輩。然後差人拘攝。◎人犯一到卽審。

不令守候

**五功徵事**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

卽決。飯未嘗再有。魯不解擔之謠。

◎決斷精明。無有枉屈。快服人心。

一小事爲五功。大事十功。申冤釋罪。另記功。**徵事**張

希崇守邠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併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張晉官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



夜穿垣將入取貲子以爲盜也。覘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南昌祝太守以廉能名。甯藩有鶴爲民犬。咋死藩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曰。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三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甚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



有婦訴姑私釀者。寔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時嚴酒禁，小民告捕一士人藏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稱快。○張乖崖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公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子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



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其人卽伏罪。○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并。有隣証。郡縣不能決。崇將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四旬。乃告之曰。汝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哀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歛引。○咸通初。楚州淮陰縣東隣之民。以莊券質于西隣。貸得千緡。約來年加子錢取贖。及期。先納八百緡。約明日償足。方取券。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緡至。西隣諱不認。訴于縣。縣以無証。不直之。復訴于州。亦然。東隣不勝其忿。聞天水趙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越江而訴焉。趙以非境內事。固却之。東隣稱冤不已。趙曰。且止吾舍。思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



至淮壩口言獲得截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械送來果擒西隣至然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不懼趙脇以嚴刑囚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辨之囚意稍解且不虞東隣之越訟遂詳開錢穀金帛之數并疏所自來而東隣贖契八百緡在焉趙閱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爲諱東隣八百緡遂出訴隣面質于是慙懼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後罰之○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歐陽曄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



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變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泣涕服罪○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卽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携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殷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係素仇衆謂不誣



公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公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殺鎧。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行。已闢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氏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五功

發明



陽明先生有一屬官來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  
書訟獄繁雜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  
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  
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  
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  
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  
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  
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私念須精加省察克治惟  
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  
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

**農談**

鄭昨非曰詞訟到官類

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  
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  
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恣呼擾耳則反  
坐之法宜嚴庶衆知儆而無飾詞乎鄉民視縣官如



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訶。笞扑交作。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冀欲早出。而妄自誣服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憂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几席之間。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隱微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展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附錄**耿楚侗曰。令之職。是上所藉以承宣。而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益叢且雜。於上諸所關白。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欸啓之氓。席其麤戾之習。



直突咆哮於我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執掌。是食靡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請之千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無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狎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耐煩是爲令要領。◎凡有疑難之獄。不輕決斷。必畱心

確訪。令罪狀曉然。無有遺憾。

一事三十功。釋人冤抑。另記功。發明莊渠先生

曰。校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爲之反覆思惟也。徵事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



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  
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  
執我因亡去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先在井中  
矣主人捺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  
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  
實對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府差問僧獄何  
如吏給曰已咎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  
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  
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  
得出○唐恪調郴縣尉有民被殺其隣以疑見執不  
勝于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公爭之令曰尸終不獲  
將爲君累奈何公曰某爲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  
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  
有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



服。○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証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編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張御史曷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鰱。一日自市歸，飢甚，妻烹鰱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家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鰱毒。召漁者捕鰱，得數十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而烹焉。而出死囚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冤遂白。○臨海縣迎新



秀才民家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有遠親夫婦同過留宿因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跣跣少年也



良以爲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俟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參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卽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酬我百金。乃知所發賊皆得報。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附錄**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廸妻歸甯。有衛三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廸。其刀却納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



苦毒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恒命總追店人十五已上畢至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勘。擒來鞫之。與廸奸殺有實。上奏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被殺於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旣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鞫王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卽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



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爲神明。  
○段幻然令輝縣隣縣有訟數年無能判者。直指使  
以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報其案盈牘。公曰。七日不  
能竟案。奈何竟獄。第取初牘繹之。曰。易耳。令吏數十  
輩分伏郵舍中。人給紙筆。筆囚語。公訊獄未服。令人  
稱使者至。當逐。公携囚至郵亭。再訊未服。復稱使者  
至。公出逐。兩造桎梏置庭草中。不相望見。高戶間如  
也。其被罪者。人人稱冤。未被罪者相語曰。固知事久  
必敗。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筆囚語。公歸啓之。囚立  
服。蓋民有鬪者。暗中椎殺兄。誣鬪者殺其兄也。果七  
日報獄。公問出其奇如此。○王泰字慎刑。說云。掌印  
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真僞之情。辭色  
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  
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其情自



見。至于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即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且無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于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等酷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懲治訟師扛證究明根柢重法不貸。治除

為十功。

**後明**

孫莘士曰。治訟師者。是清訟之原也。乃

往往待上司訪拿。而州縣官多置而不察。其失政非

細矣。

◎凡詞狀中牽連婦人或關著大家妻女者。勿任

意拘拿到官。使全其體面。

一事

功。若婦人非關緊要。即



與抹去

一事一功

**徵事**

王克敬為兩浙鹽運使溫州

解鹽犯內一婦人同解克敬怒曰豈有逮婦

人行千里外與隸卒雜處者

耶目今婦女毋得逮著為令

◎獲盜卽親審定案不

致拔累無辜人犯冤陷囹圄

百功**廣義**陳幾亭曰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

羽翼曰干証往往至數十人其真助虐者乘此兼治

之懲往戒來良不為過其餘延訊既確之後卽與省

發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

此衆人隨彼首惡因長途廢時日賠裹糧受公差之

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在干証為自討煩惱在被害

為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

在可操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額矣

潘郡伯默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每事止



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讞閱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專。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蓋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吾邑頗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擒。二爲隣里不肯報。不肯擒之故。可以默喻。不敢報之故。則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仇。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之日。立面審確。給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爲利。默助於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席嘯濱曰。此最居官者所宜留意。每見後世官長於凡獄訟。枝連蔓引。不知累及幾何。又不惟所累之人而已。必有親戚友朋。爲之往來營幹。一家成訟。幾家破產。一人連累。幾人失業。何弗卹也。甚或以嚴刑而迫。



之扳誣以爲可廣漁利之途此更不知其爲心矣

**附**

**錄**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

旣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卽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柴文伯曰旣靖亂萌復安反側不然妄相扳引恐旬月猶未能了甚非所以安衆心也秦觀曰禍莫深於窮治此之謂歟○余中丞治譜曰一切事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強盜得情最難蓋強盜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強盜未必輸情佐扳之民往往怕刑屈認覆盆黑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切戒性氣或雖非粗心浮氣而心事纏胸苦不耐煩切勿遽審蓋審者詳審之謂古人名此良有深意也若非細心耐煩輒便嚴刑嚴刑所供必多自罔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害據彼信口一篇我卽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人輒粘連



附卷。用印鈐合。因而虎捕持票下鄉。口稱拿盜。誰家不害。誰敢嚮邇。此單一印粘卷。有姓名人。便謂之卷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日。先在衙中。一一彙輯各犯。節畧擇其情較真而狀較惡者。隔別衆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狠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揣。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着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真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共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拷其位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殺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真正情節無疑矣。再吊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同審。



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扳之人。或有真夥未出。情節未真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真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真盜出。則假盜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而兩得之矣。

◎鬪殺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俱細細

分別親簡定罪。不致游移出入。

百功附錄。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

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解。委謹厚解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証連繫不止。一人破。



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王泰字曰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鬪毆者多。而鬪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卽拘審。爲之相驗傷痕。卽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爲。故被傷者十死八九。**廣義**顏壯其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



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簇攢酷打。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死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而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擬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顧涇陽題許同生冊曰。吳下多假人命之



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已。或委衙官挾件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爲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卽押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卽令載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卽諭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之葬埋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已竟。仁人君子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何如也。○朱夢菴曰。假命圖賴。南俗更甚。予令烏程時。痛懲此弊。另發人命狀格。直書時日情詞。不許卽用。參語刁字。狀後卽成正面及面。左旁右旁。四屍傷單。令告人自填其上。傳鼓投進。不拘時刻。予卽刻親至。



屍所照詞訊問照圖簡驗並不批委察佐假手吏卒  
果係真傷依律定罪。若係誣罔卽加痛責至於自縊  
投水跌誤等類則又原情分別押令卽埋以斷抄詐  
拖累之苦。雖遇盛暑隆寒山僻水窪亦不少避少遲  
故二年之內並無以人命來告者。噫人命一事關係  
生死可不謹哉。○王泰宇曰凡有鬪毆傷重者地方  
卽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卽重責之人  
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卽  
自解衣。眼目見証。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  
日某時被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現今某處斜傷  
長若干。濶若干。某處員傷橫若干。圍若干。青色紅色  
有腫無腫。曾否皮開骨裂。某某見証。卽照狀式告宰  
到官。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卽不許擡到城。恐破傷  
處中風致殞。卽時親行。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



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又簡驗死屍。最須仔細。往往簡官嫌其凶穢。不肯近屍。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件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執一筆爲件作。謄錄耳。此簡屍之常弊也。今宜著爲絜令。身死之日。須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卽加審覆。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真犯。卽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件。眼同原被十証。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灼然確據。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



來屢駭屢勘。耽延屢歲。苦累多人耳。○洗冤等錄云。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顙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二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于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概坐死。况死于限外乎。○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于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簡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捶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



簡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証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簡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可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此對。其間冤者多矣。

◎用刑務存愷悌。斷

罪必加周詳。甯寬無刻。

一事十功。

**徵事**

子羔爲衛士

既而蒯瞶之亂。子羔出走。別者守門。教子羔以逃者。三子羔得免。謂門者曰。吾親別子。乃三逃。吾何耶。門者曰。別足固我之罪。何者。見君論刑時。有愷然不樂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者刑人。君爲之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萬歷中。高郵州徐某。歷官至郡守。清介執法。每差役違限一日。笞五板。一隸違六日。責三十。竟死杖下。其子幼。聞之。驚悸死。其母慘痛。遂縊死。後徐



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其父曰渠來追我矣  
徐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大罪殺其一家三口言  
訖而死徐竟絕嗣夫徐非故殺之也而執法不移其  
爲害遂有若此者居官者苟一鑒此則一切用刑安  
敢不慎○魏莊渠曰吾昔少年筮仕得刑官大懼見  
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彊予志者幸遇胡端  
敏公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  
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每見同寮嚴刑訊囚多不輸  
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而情常先得只是虛心察理  
視民如傷故民多感服也○江盈科曰成化中南郊  
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一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  
司備加拷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  
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  
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



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曰。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此庖人所指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廣義**。感應篇刑及無辜。註云。謹按刑者。傷人殺人之具。尤不可不詳審。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事權在手。筆尖所至。死生惟我。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井。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則庶幾無過矣。後世之長吏。有不能盡然者。卽如強盜。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稱焚殺大夥。則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賊。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証之太堅。問官欲入犯



人之罪。而被害証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者。止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前補後。剝肉醫瘡。嚴刑酷炙。致死多命。蚩蚩之民。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隣。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捶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仇家之託。或囚賄賂之故。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己之聰明。賣弄一時之小巧。揣摩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或打腮灣。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之矣。又如酒後升堂。血氣



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審斷公事。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持者矣。又加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刑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葫蘆結案。殊不知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不待言矣。倘有性情執拘。有立意深文者。有誤聽左右者。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囑託。故入人罪者。有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草塞責者。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解審上官之時。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囑之。刑房私下又囑之。禁子於出監之時。又囑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司掛審之時。又囑之。脇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以立時置死之語。犯



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看語。絞輒凌遲。只在一筆問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栗。一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痾癢。甯有二乎。古人有言。刑官無後。蓋問刑之人。有智力之所及。而明知故違者。有智力之所不及。而草率結案者。自古及今。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祥刑錄曰。刑官衙門要嚴肅。居官要有風力。此夫人而知之者也。然所謂嚴肅者。須要人人奉法。衙門無弊。能肅門以內人。而後謂之嚴肅。若一味嚴刑峻法。使下邑小民。望之爲雷電鬼神。而衙役老奸。因以爲利。卽冤民有無限隱情。莫由得訴也。此可



謂之嚴肅乎。所謂風力者。須要採訪得真。斷不使樸質者頂缸。審鞠得情。斷不使豪惡者漏網。方謂之風力。若暴虐志性。不論賢否。善惡。一味威陵刑酷。使下邑小民。手足無厝。此可謂之風力乎。故刑廳之訣。第一要寬。寬于門禁。則小民投訴無不通之。隱情寬于詞色。則人得盡言。無隔礙之微。曖迨其情。真事確始主持一定不移。不使賢否倒置。奸惡脫逃。卽是真風力。蓋衙門本自尊嚴。又加之以威厲。則小民訴狀不敢投。冤情不敢訴。衙門老惡。從中討錢作弊。有不可言者。此刑官第一緊要也。**附錄**崔仁師於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奉詔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平反過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誤縱。以一身易十



囚之死亦所願也。至勅使問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  
○明成祖諭執法諸臣有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  
常欽恤。後世以治刑爲能事。則必流於刻。又曰：匹夫  
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嘗御奉  
天門錄囚。旣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  
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  
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  
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  
冤。卽來白。○呂叔簡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  
時獄也。以舜之聖。皋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滄  
樸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  
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  
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耻不  
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怪也。夫天道



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自負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夏沉香杭民裴氏妾也。浣衣井旁。適嫡子戲。悞墜井。其妻冤沉香擠之。訴於官。州以獄疑無証。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委秀水張濟鞠之。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回京。久無所授。聞廟師邢生能知休咎。往問其故。邢拒不答。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而死。夫陳睦非故殺。直以臆斷。謂其妾實殺嫡子耳。而竟以此無祿。則臆之不足以憑天下事也。久矣。甯失出。毋失入。可不時時凜哉。○刑部尚書龔芝麓先生疏曰。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甯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



泰。於一已之功名無碍。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死。非虛語也。如果承問各官。徇情枉法。顛倒是非。故出故入。確有情弊。可指者。其叅處宜也。若止是擬罪稍輕。引律未協。及平反欠當。遺漏疎忽等項。槩免叅論。庶刑官得以精詳審酌。無瞻顧之憂。而獄情可幾明允矣。仁哉先生之言。吾願為令長者。慎勿顧功名而輕人命也。◎禁戢獄卒。牢頭不肆凌虐。使囚

**得安甯。**

百功徵事陳太素為大理詳議官。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或止之。答曰。囹圄之

苦。豈不甚於我也。○孫一謙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

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及散時。強弱不

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一切嚴



禁手創一秤。稱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柴文伯曰。獄官獄卒皆以爲不酷虐。則賄賂不至。故甘心暴惡。夫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爲守令者擇一好獄官。尤爲喫緊。○陳睂公曰。生人之苦。牢獄爲最。其中穢雜疫痢之苦。暑月尤甚。雖有熟審之例。誰能悉心於其間。誠得仁人君子加意矜憫。減等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官吏。掃囚園。滌枷杻。有疾病者。不時巡視療治。慎勿謂此輩凶人不足惜也。

**過欵** 濫准詞狀導奸長刁

**五過發明** 徐子與曰。防誣在理詞精詳。據其真者。行詞只



宜紓緩。有意息訟之官。其受詞或批原呈自拘。或發親隣里老詳覆。其意甚善。昔松江趙太守。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人始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乃趙公正有深意。彼一時忿激。便欲投詞。迨經宿氣平。或衆爲勸解。因而息者多矣。何必輒准之以興波於不已也。○峨嵋道人曰。世之無賴。好與人爭者。恃其健訟也。蓋曰。曲直雖未可知。而無情之詞。旣入於官。且快此追呼之一擾耳。奸民喜訟。良民畏訟。故良民常受制伏焉。何也。奸宄結胥隸。胥隸一出。而良民不堪挫折。則勢必多費其金。抑良民未諳公門。往往懼官吏而不敢見。此又所以與奸宄之勝筭也。爲官者當聽訟之時。先察其人之形貌。而叅之以言詞。則是非立剖。是非立剖。而嚴之以反坐之條。則奸民必懼。而惡術無所施矣。○檜榆子曰。今宇



內妄訐成風。非獨大江南北爲然。不究其刁詞曲筆。而任其一面。將使無辜受害者。不能帖席。且寡昧孱弱之夫。或傷於憂憤。或苦於困乏。或死於桎梏。箠楚之下。而民不堪命者。何筭也。甚至有代人訐告者。涕泣哀呼。投水刺血。若覆盆之極可憫。夫安可墮其術。而輕聽之乎。**附錄**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橐漏稅。庠曰。舉子裝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僕罪而遣之。

○屠石秤督學浙中。持法最嚴。按湖時。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昧爽保甲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將妓與生入。保甲大呼言狀。公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纍頗遠。公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旣出。公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



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之曲全士也。自是刁風頓息。

◎輕差隸役擾害良民

五過發明柴文伯曰事之初起甚微

無奈居民上者其意不欲安靜輒見事風生其不肖者更將因以爲利至於閭村之間騷然不問也故循良之吏大事恒使之小濃事恒使之淡漸小漸淡則漸無事矣。

◎懶於審狀愚民呼

籲概不准收使冤抑不伸彊暴罔忌

十過徵事包孝肅公立朝剛嚴

聞者皆憚其接小民必使得盡其情尹開封時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公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晦菴先生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



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薛文清曰：爲官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可不戒哉。○律有越訴之罪。州縣官誠宜加嚴於此。然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詞訴。文公先生文移特爲戒之。留滯且不可，況可置而不問乎？則越訴者之紛紛無怪矣。○余健吾曰：朝廷設立官府之意，原爲民間分憂息爭，使之一一和解。今人不知設官之意，使百姓赴愬無地，只得裹糧奔告上司。旣添府城歇解之費，卽或批行到縣，又增自己一番審斷。且上司事又難逕逐空回，只得問罪取保費。民有不小者。**附錄**朱子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昧，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且恁鶻突。



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  
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刻方爲圓。隨俗苟且。  
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  
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  
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  
便有訟者。半年週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  
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  
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 ◎人犯既集令之守候

一日三過發明鄭子任曰。近時聽訟弊政。爲余之深  
痛者。則有所謂補解呈。掛起數也。何謂解呈。隸役持  
牌。拘齊原被干証。應審一起人犯。各爲解到。持牌者  
欲未飽。則不肯解也。解到之日。逐名呼點。乃候經承  
送案。掛牌示期。經承者欲未飽。則不卽送也。何謂起  
數。甲事云云爲一起。乙事云云爲一起。牌上共五起



六起。經承書牌送進。硃批某日早堂審。或午堂審。得其期。則歡然以爲有定日。於是畢集聽候。而忽因他事阻隔。或審不一起。而卽退堂。又移明日。甚或屢易其期。其在詞者。無論矣。更有以類相牽。親隣探候。朋友護防。寓所供給。衙前茶酒。所費不貲。其爲苦累。不可勝言。若會打官司之人。則衙前情熟。日有交通。雖久以何候。未嘗爲困。而惟良善之人。足未履訟庭。目未見官府。經此拖累。不待對簿。而已心愁膽怯矣。所以良善之人。率多受虐。而不敢有控也。夫官長之理訟。蓋爲洗雪冤抑。而徒以困良善之人。使有抑不敢求伸。豈非弊政之爲害實甚哉。故親民之官。直當使如一家之得相通達。無有層折以滋蔽隔。卽聽訟一節。雖爲政之末。奈何復以弊政參之。使良民生畏。而胥役多權也。

◎聽斷不細心。或



刑或縱情法未允。

一事十過。大者倍論。入人罪者。另

記過。

**發明**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

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顏壯其曰。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其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虚心觀察。○張甬川曰。語云。片言折獄。而書稱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後世若錢若水之在同州。向敏中之在西京。皆嘗辨疑獄。以神



明稱考其心亦惟求生於所必死求疑於所不疑旁  
推曲訊涉歷旬時而後其情得焉則所謂片言折獄  
亦曰簡稽之既孚叅伍之既備乃徐以片言折之豈  
其兩造始至未少鞫訊而遽肆辨說以塞額蒙之口  
哉今也不然視斯民之痼瘼如秦越之不相戚也盛  
氣而臨之威刑以懾之泛然而引茫然而問卒然而  
決選輒之民惴惴焉如沸鼎銛鋒之不敢撓求幸免  
於須臾猶恐不得尚暇張目吐氣自暴其冤抑於几  
席前哉而儉惡王兒顧往往得以乘機伺間以售其  
毒刑不足以懲奸而適以重爲良民困刑之設豈端  
使然哉曹參之戒掾屬也曰無擾獄市夫惟不以已  
意拂斯民焉而後可以無擾天下之事非治之難惟  
無擾之難也徵事士子楊之奇妻僦驪往父母家中  
途遇一醉人侮辱之遂至鳴官時溫仲舒判開封見



醉者面有爪痕。一例決遣。婦人不食累日。其夫下第還。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死。是日仲舒夢城隍責曰。子太鹵莽。妄決良婦。冤死二人。其譴非小。旣而朝廷聞之。仲舒以不職罷。不久死。○宋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父爲賊所刼。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賊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閱之。因召王父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耶。父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作罪。賊曰。不任箠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僞蜀李龜禎久居憲職。忽一日見十餘人披髮稱冤。龜禎大怖。誠其子曰。爾等長成筮仕。慎勿



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止因循成律。遂至冤人如此。自今悔之何及。遂患病死。殷棠川曰。清慎畏懼。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修飾。務苛切以樹威。或避忌形迹。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雖灼知冤狀。且曰。冒嫌違衆。何利乎我。而爲彼任之。甚至故加榜掠。亟促獄具。以示無染。夫居官豈遽爲此。顧忌念重。積習日熟。則皆見爲當然矣。觀李龜禎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慎畏懼。而少哀矜惻隱之心哉。**廣義**聽獄者。誠宜以惻怛寬仁爲本。然亦不可執寬之一說。而概從輕減。象山先生所謂於所不當宥而宥之。卽是悖理矣。故白文戒情法未允。兼舉刑與縱而言。所貴乎細心者。惟其不可少有偏徇也。嗚呼。難矣哉。○朱子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



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又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  
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  
殊不念死者。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  
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  
而處之。○又曰。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  
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  
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  
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  
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  
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  
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  
而受賕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



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強盜人命不卽審驗定案致招情出入扳

累無辜。

百過致有冤斃。囹圄者。另記一命百過。附錄。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向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廣義

陳述古先生治蒲城。夜寐夙興。訟

之難聽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迂菴子曰。聽訟而能



窮極本源。是乃剖決無留之法。而夜寐夙興。又乃剖決無留之本。蓋臨事。隳惰則其精神先不足於料理。及其聽決。又牽株引蔓。不得事之主腦。安得不積久加煩乎。大凡獄訟。固貴詳審。然其弊亦生於淹閣。有心秉公者。必知所以處此耳。陸莊簡公。令濬縣。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積。案如山。淹閣不決。陸至。審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此亦陳公夜寐夙興中窮極本源之快論也。尤妙在一審實。即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使若先聞。則不勝其葛藤。有心秉公者。又不可無此擔當。○胡理問劉元城先生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



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卽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簿上列各人姓名。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狴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觀此。則知招情出入者。何可以任推勘之事也。

◎奸捕唆盜妄扳。不反覆詢究。輒行拘提。

良民擾累。旣得真情。不卽將奸捕重法處治。

皆記五十過徵。

事劉皓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証。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



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宜屏縮以候來者。**發明**余中丞治譜曰。最防快壯人等。胡疑妄指。將平人巧拿怪綁。異拷嚴鞫。逼令招認。致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辭。使之攀咬。以後快壯拿賊。除真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懲不貸。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廣義**嘗觀感應篇集註。深慨捕盜一案。獎惡多端。蓋不止捕役之爲奸也。堂堂官府。須令光明。然後可以戢抑奸宄。何可身自犯之。其言曰。如緝獲全完。功也。乃不審真偽虛實。惟圖緝獲如數。以不礙陞轉。遂有訪覓竊盜。嚴刑逼供。以



充強盜之數者。亦有指劫張之盜。改爲劫李者。亦有  
彼案獲賊。卽賄買彼處官捕。逼令強盜供招此案。亦  
曾打劫。以圖註銷前件。供招冊內。某人卽某人。有一  
人而數卽者。此中嚴刑逼勒。不知凡幾。究竟真盜不  
獲。桃僵李代矣。更有大案限迫。官捕畏比。無可如何。  
強拿外方無告乞兒。奇刑酷炙。勒取口供。且懼以異  
日改供。卽刻處死。以致申解上官。犯人供吐如流。全  
不聲冤。以祈稍緩須臾者。更有路逢孤客。竟行斬首。  
詭稱於某處某村。途逢某盜。執械相拒。卽行殺死者。  
更有尋覓無主屍骸。強稱之曰。某盜行至某處身故。  
上官無計可考。止憑州縣印結。印結以爲是。不得不  
爲之申報開復。故常有數年旣死之盜。忽而復生。翻  
致不敢上聞。此又督  
緝中之噴飯者也。

◎狗受請託出真正巨惡死罪



一人。

百過得賄另記過。

**發明**

畏勢徇情。在操持中已

爲過矣。若乃縱惡養奸。顛倒刑法。其過之大。更

何可言。然迷而不察。且有以寬人之罪爲功者矣。試

觀上文或刑或縱之條。誤而縱之。不免過焉。况徇私

賣法

者乎。◎情罪未核。杖死一人。

**發明**

莊渠先生與

劉汝楠曰。

校昔少年筮

仕刑曹。人情物理。懵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冤。每訊

一重獄。必夢先祖告誡以故。日惕一日。不敢任血氣。

輕易箠撻人。有訴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

病或厭。則自責曰。問事競挽鬚。誰能卽瞋喝。盍不推

是心。此皆拙者所經歷。敢爲高明誦之。

**徵事**

問公撫

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窩盜者。廉富畏刑。以賄屬

權貴。請寬。公益疑。竟杖殺之。一日鎮江郡丞盧仁上

謁公。突指曰。汝何故帶囚犯周志廉來。仁茫然。公復



厲聲曰。皂隸旁邊立者。廉也。當卽昏眩仆地。未幾而死。

◎事體甚細。罪狀甚輕。

輒行收監。任奸徒百般舞弄。

百過發明柴氏誠子手鈔曰。囹圄之中。寒暑疾

疫。飢寒困苦。眞眼前地獄。彼爲官者。動輒禁繫。視同等閒。其熟睡清夢中。亦嘗稍念及否。吾兒自作令。以及司城誓不妄羈一人。不時至獄中。察問病苦。凡罪囚之無獄食者。日於署內煮粥飼之。庶不至以人命爲戲焉爾。**徵事**趙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痺疥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死就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公益



仁於存心而善化酷吏者信夫。

◎事不卽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

破人身家。

五十過。**徵事**辛公義刺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

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醉怒杖責人。

十過。**附錄**筮仕要訣載刑

戒八章。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



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  
稜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  
盛寒炎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  
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  
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  
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  
下打。禁佐貳非刑打。此刑戒八章。乃呂叔簡所作。南  
臯鄒公刻石於南刑部。以廣欽恤之仁。雲棲大師見  
而讚之曰。刑戒八章。洞晰隱微。諄切懇苦。予三復之。  
合掌讚歎。何幸得聞仁人君子之言。豈獨筮仕初官  
而歷久任。一命以至三公。不  
可一日而不兢兢於懷也。◎主事明知冤枉。或拘

忌上。司權勢。或難破前官情面。依樣葫蘆。不與辨究。



申雪。

與致一人死。坐一人冤同論。**徵事**宋元嘉中秣

陵李龍等夜行劫掠時陶繼之爲令捕獲龍等

詞連大樂伎陶不詳審作款申上等知枉濫但以文  
書旣行不欲自爲通塞并盜同斬伎臨刑曰無鬼則  
已有鬼必訴月餘陶夢伎至欲理前冤驚寤遂瘋癲  
頭反着背四日而亡殷棠川曰嗟嗟明知小民之冤  
止因文案已成憚於改辨此今日通病也或委之上  
人之主持或委之前官之審定殊不知我知而不辨  
卽我之罪矣故古之循吏常有壓於上司偏執竟以  
去就爭之卽彼冤仍不申而我之心已無憾夫仁人  
且不難因一囚棄一官今竟有以人命供已之喜怒  
且以媚人之喜怒者豈少哉因循過誤當以此公爲  
戒○劉肅仕金有人盜內帑官羅及珠其盜未獲遂  
連繫貨珠牙僧及庫吏十一人刑部議置極刑肅曰



盜無正犯。殺之寃。金主大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意。肅曰。辨析寃獄。吾職也。惜一已而戕數十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辦愈力。金主悟。囚得不死。肅後封邢國公。殷棠川曰。寃獄之平反也。恐觸怒上官。見忌僚佐。知而不問。欲言而不敢者多矣。况犯人主之怒。又事關內帑。未可以恒律爭者乎。肅獨執法辨析。不愛一身之死。活十餘人之命。雖抗主威。違部議。毋恤也。不亦難乎。世蓋有悅下吏附已。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甯負百姓耳。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王泰宇曰。上司數批簡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寃抑。相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爲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肯開釋。或觀望上官之批語。以爲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已事。如此存



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

賦稅

居官之六

總論

令長考成。關於賦稅者。特嚴。

故平時樂言恤民。一到催科。寬仁撫愛之情。有不敢用矣。恐其礙於考成也。夫爲令長者。承上之督催。誠不可以置考成於不論。然卽催科之中。未嘗不可寓其仁愛焉。有以使上不誤公。下不病民。其容不講究夫善法也哉。格之訓誡。寥寥數言。然本其意而推求之。其間因時制宜。隨俗通變。期於不失其意焉。斯可矣。

功款

催徵有法。能令小民樂於急公。簡省杖責。掃除閒。



**費**。三百功。

**發明**

趙蒼佩曰。紛出牌票。濫加敲扑。最是

仍可以不施責比。只須懇惻數言。而急公者自集。段  
幻然公之故事可徵矣。其不能然者。亦但當不時抽  
摘。戒一儆百。而仍嚴詞出示。令民常自凜然。先期防  
摘。完者必多。若迫迫亂比。則先有差役之擾。其畏比  
也。則有修限之錢。其既杖也。又有杖錢之費。小民之  
家。必待多方設法。五日十日。莫非比期。將令奔應不  
暇。卽稍有那撥。僅支閒費。而正供益虧矣。故家貧者  
愈比。愈不得完。若家足者。一幅曉諭。舉國聳聽。惟恐  
摘及。又何待於血杖也哉。是故催徵善法。必以簡省  
杖比爲主。彼設定比期。日事敲扑。徒開胥隸得錢之  
門。而簿籍繁多。終不能逐戶清晰。良者則完。頑者自  
欠。毫無濟事。真弊政也。

**徵事**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



稅迫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計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其期。而賦辦。○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限縣中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竹。轉市湖廣。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限。過期者罪。時盛度爲太守。聞之大怒。旣而光山輸竹。反爲各縣之先。池遂大任。○寇萊公知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



稽違者。○种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人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皆如期而到。○高忠憲公論摘欠之法云。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來未完者。卽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者。卽從寬處。毋得但論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別。催徵止用里甲間於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遍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海忠介公啓潭次川曰。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闔



治翕然悅服。

三百功。

**徵事**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

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概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於今。政以貽恩於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怡然稱平。○程明道爲上元簿。先是民憚差役急。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蘇頌知江甯時。建業承李氏稅賦圖籍。無稽。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邑法之。○知人戶之高下。須於閒時早爲加意。如程明道之盡知。如蘇子容之因他事而詢察。皆是預先明白。令一邑人民如一家。習熟自然均平。無蔽不然。直待臨事之際。



人人面審。謂之審役。王文恪曾痛言之。謂此時有力之家。必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黨爲蔽欺。貧富舛置。名曰均徭。亦安得而均之也。○陳霽巖知開州。州縣均徭舊例。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惟據此三等人。三等入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叅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槩有二百餘人。卽閉



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堂下。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篤實人。作為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征收錢糧井井有條民皆便利姦蠹不得欺

隱包侵

百功發明征收不立規條使經手者任意低昂且或侵漁乾沒其最病者小民受虐連日

等候不能得收風雪可憂懇請無路不得不央及於收場熟識之人此等皆是奸猾一以包攬為事侵腹



朋吞。往往水落石出。仍累小民。弊端不堪言述。故規  
條之善。不但當鈞考嚴密。尤期簡易便民。使小民無  
難納之苦。則包攬弊絕。而民之食福多矣。**徵事**馬伸  
爲成都郫縣丞。到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  
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  
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旣知其弊。何  
辭伸至塲中。諸色人果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  
以蠱誑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  
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乃逐一嚴禁。吏卒不容纖  
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侯按部早行。見負  
擔道旁假寐。怪問之。皆曰。今好受納官。某等至。無激  
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即日  
薦之。**◎墾闢田疇。野無荒土。**百功。**發明**陳于夏曰。天地  
自然之利。有以開之。則日



生。人力可用之處。有以導之。則不棄。古之爲政者。必使野無曠土。人無廢業。勞民勸相之方。惟在上之人。講求之耳。今世儘多可耕之土。委諸草莽。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則上之人未盡勸相之道也。蓋爲農者。貴使之喜於從事。而游惰之民。不可不嚴以禁戒之。今令農無所樂。而游惰無所忌。則力耕者寡矣。此一患也。人稠地狹。往往人有餘力。雖欲耕而無地。若人稀而地廣者。則又病於地多遺利。而無人之可耕。顧上之人不思設策以轉移之。沛澤以招徠之。竟使人滿土滿。偏受其弊。而可耕之田。終于蕪穢。此二患也。又有患者。川流不疏。乾土無引溉之利。隄防不固。下地無捍水之資。常年有種無收。遂以無用而廢置之。夫此三患。非有難處。而特慮居官者莫以爲事。誠欲使地無不耕之土。人無不盡之力。其要在於鼓舞農



民時有以課其勤惰。勸興而董戒之。凡游手者必懲。率境內之民。而咸趨於農業。則墾田日增。地利日益矣。若夫野曠人少之區。必當招集客戶。爲之興建屋廬。給借種食。至成熟免息以償。而且明告以始至之年。特爲寬征息徭。待其旣爲樂土。然後同于熟田之征稅。如此則民皆利之。雖隔境者。孰不慕悅而爭來。又何土滿之足慮乎。至於疏通水道。修築堤防。使蓄洩有資。高下無患。此其事雖藉民力爲之。而相度經營。則係爲人上者之責。苟視爲末圖。則備踈而功墮矣。措置乖方。則民勞而怨起矣。必欲盡土之宜。順人之欲。使民全享其利。而無所患苦。莫若官募夫以從事。而不徒役民。雖一時活繁之費。籌畫維艱。要之疆理旣成。而年穀時熟。則所費者有限之貲。而所獲者無窮之利矣。其地大而費廣者。則請於朝而行之。地



小而費輕者。則或藉力於富民。或借資於公帑。惟相時勢而酌其宜。則事易舉而功易成矣。誠如是。以為政。則三患皆去。而磽瘠沮洳之區。皆為膏腴沃壤。民生豐樂。國課廣益。皆取諸此。古者天子巡狩。考課諸侯。首視其土地田野之闢治與否。而加之慶讓。誠重其事也。居官者而能盡心於此。其功孰有大焉者乎。

**過欵催徵無法一意嚴比使民無措手吏滋弊端錢糧**

**不起民困曰深**

三百過  
**發**  
劉珙曰。國家以恤民為重。今雖有字民之官。而不舉字民之

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趨辦引前。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紛文引以追呼峻鞭。扑以恐嚇。歲計一辦。則能事畢矣。○感應篇輕蔑天民。註云。試思朝廷軍國



大計。每年夏稅秋糧。凡數百萬金錢。終歲之所倚賴者。皆賴此負鋤。荷鉶。耨。耨。體塗足之民也。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嚴刑聚斂。賤民如糞土。疾民如仇讐。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積。獨不爲國家根本之計乎。夜鐘衾影。平旦清明之際。三復思維。通盤打筭。軍國之所最重者。則輕之。朝廷之所深恤者。則蔑之。顛倒悖謬。一至於此。此何心也。○又虐下取功。註云。只顧自己功名。不恤下人艱苦。就如考成全完功也。乃不念水旱凶荒。橫征厚斂。敲扑之不已。繼之以三木。貧民拖欠。罪不致死。然往往立斃公庭矣。○殷棠川曰。凡官長居民之上。皆當爲民捍患恤災。若水旱頻仍。不爲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救援。反行敲扑。其意亦曰。功令可畏。不得不如是者。所以全功名也。嗟乎。功可取也。下不可虐也。縱不畏百姓之怨咨。亦不畏子孫之



受報乎。○陸宣公論徵收迫促之弊曰。蠶事方殷。已輪織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懲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值。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迫。重傷疲人。○高忠憲公曰。夫久逋帶徵。徒飽吏胥皂快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錢。皂快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不索逋賦。卽官府嚴拿欠戶。欠戶亦但出杖錢。雇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國家何曾得錙銖之賦。此而不蠲。上受虛名。民受實禍者也。○張江陵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現年



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煩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隱。適足增谿壑之貪。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附錄**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作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弗暇私自憐。鳴機軋軋向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隸催科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元道州詩云。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追呼且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



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

◎

徭賦不均。欺蔽得售。漏富累貧。

三百過。貪得賄者不在此限。**徵事**郭諮攝

肥鄉令時田賦不平。歲久不治。諮到職。念曰。賦稅不均。則富戶獨免。貧戶受困。隱占益多。逃亡愈甚。公家之課。將益虧矣。是令罪也。乃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餘家。藏逋賦八十萬。流民皆復。潘麟長曰。丈量之法。未始不可行。須得如諮者。除其無地之租。則不致賠累。正其無租之地。則不致隱占。庶貧富不致交困。而逃亡得以復業矣。誰謂其擾民乎。**廣義**陸道威曰。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卽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



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彊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翁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卽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况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爲人上者。不可不知也。○王文恪公曰。朝廷嘗蠲免荒數。而有司不奉德音。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愚按不均之嘆。其弊多然。真堪扼腕。官府卽實心奉行。而一人察識。豈能勝蔽欺之衆。則有法焉。莊渠先生與聶邵守曰。舊



歲免災。因會計不早定。故實惠不及小民。今歲有詔。漕運折色若干。甚大惠也。聞會計在邇。願早定。畫一之規。揭示各邑鄉村。使愚夫皆可與知。千里之內。誰不歌舞盛德。可泉每定災數。輒先期出票曉示小民。胥吏雖有神姦。不及措手矣。愚謂此意為守令者自宜曉之。

◎倉庫征收規則不

嚴任用不當。小民有勒措擔閣之憂。奸蠹有欺隱包

侵之弊。

百過奸蠹包侵。重複累民者。另記過。發明詳其規則。謹於任用。而又須時常覺察。嚴示曉諭。庶幾弊竇無容。而公私交得也。不然豈惟

民病。一旦虧空。擾擾紛紛。將何以善補哉。

◎境內

可耕之土。不設法墾闢。任其荒棄。

百過。發明禮記曰。貨惡其棄于地也。



又曰。地廣失荒而不治。士之耻也。蘇子由曰。山林原  
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創置摹畫。皆足以衣食其民。  
而無乏絕者也。而長吏不以爲意。則廢之爲墟矣。善  
爲政者。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  
福。夫修敗補缺。此非難辦之事。惟其弛放怠惰。是以  
因循不治。子由之論。誠爲有見歟。







彙纂功過格末卷

姚文然感應篇頌言

文然以掃先祖中憲公墓兼謝弔至江甯病瘧者月餘至九月廿四日夜夢一羽衣人至予泣拜之并呈以詩末有借問小人曾有母如今果在淡風臺之句良久見先慈大人至曰兒病瘧乎可誦太上感應篇勤而行之兼廣訓導無怠予泣而寤次日從予友鮑子曼殊覓感應篇具以夢告曼殊曰予久許梓感應篇註以獨力難成因循不就致爲神明所呵功名蹉跎示警夢寐者屢矣今當力成之予因同心考訂薄助梓工以資先慈冥福清晨必淨心捧誦一卷回省生平但覺愧心悔心恥心懼心並集數日而瘧果愈因念太上慈悲普濟迷鈍禍福明其自召善惡原於起心示以諸神在人頭上在



人身中德盛者。體物不遺。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訓以上天降福三年。降禍三年。生物者。因材而篤。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指人心病。作人心醫。長人善根。塞人惡源。種人福田。拔人禍本。如是功德。不可紀量。我因慈訓。得捧真詮。乃稽首涕零。而作頌言。

太上垂寶訓。慈憫世間人。禍福不自天。

一切從心造。善心起未爲。吉神已隨之。

其惡心起者。凶神亦如是。今人云。行善。

動云。力不足。但作此見者。卽爲心不善。

譬如貧窶人。衣裏有寶珠。將珠出市賣。

錢帛已無量。若還貧窶者。不知有珠故。

太上訓三善。名爲語視行。有口不語善。

終日豈默坐。有目不視善。未見合眼者。

有身不行善。晝夜亦勞碌。以此內自省。



行善非無力。但隨心所及。善量悉圓滿。  
昔有乞丐兒。適當賊擾時。城中嚴奸細。  
不容乞兒入。以此居城外。夜棲破屋中。  
忽聞寇賊來。唧唧人馬聲。乞兒起自念。  
此賊夜襲城。城上梆鈴稀。燈火半明滅。  
當因人倦寢。此城必屠陷。我當間道去。  
救此全城命。既作是念已。趨城下大呼。  
城上人警覺。金鼓一時鳴。矢石及銃砲。  
亂向暗中擊。賊徒大驚駭。棄其雲梯去。  
以此一乞兒。救此百萬命。今言無力者。  
孰如此乞兒。請視此乞兒。功德有量否。  
所以下下人。能種上上福。起心若行善。  
力無不足者。又有作過人。不欲持此經。  
心中常思念。我罪已深重。勿復言鬼神。



徒爾增恐怖。

不思太上訓。

改悔便轉福。

改爲積善種。

悔爲滅罪本。

惡旣由心造。

還卽由心滅。

譬如冬月水。

凍結卽成冰。

及至春暖時。

是水還爲水。

則知冰與水。

性本無二故。

又如劣手碁。

半局已大敗。

忽遇善奕人。

指點及教導。

是人能信受。

局終反得勝。

若仍復敗者。

當由不信故。

昔有一老僧。

焚修關聖祠。

道行甚清潔。

勇猛修善事。

適當賊擾時。

夢神來告語。

汝明日合死。

有賊乘白馬。

名爲朱二者。

是汝宿世冤。

汝合死伊手。

稽首向神言。

今生頗行善。

願慈悲救護。

神言無救法。

救則汝自救。

清晨鳴鐘起。

有賊入山來。

擒僧命引導。

何山有財寶。

何洞有婦女。



速速導我去。不然便殺汝。僧忽自思惟。  
我業已合死。今復導彼去。掠財淫婦女。  
是謂業上業。雪上又加霜。枷上更著鉏。  
便起呼賊言。我不復導汝。汝非朱二乎。  
我命終汝手。是賊大驚駭。汝何知我名。  
定是聖神僧。僧告以夢故。水二自思惟。  
冤報無窮已。神言不救汝。卽是救汝法。  
汝不導我行。是卽汝自救。我汝自解冤。  
稽首神前去。故知禍可轉。太上無誑語。  
急向生前改。莫待死時悔。改悔一由心。  
無罪不滅故。又有小根人。受持不堅固。  
今日行微善。望報在明日。不思太上訓。  
久久獲吉慶。太上所說經。猶如天上雨。  
人生所行善。猶如地下種。雨澤無有二。



地有肥瘠故。勤勤力耕耘。無有收穫處。愚人不自知。譬如癡騃兒。恬不復知懼。牆倒兒命存。又如覆舟人。衣被亦漂沒。乘舟不覆者。精勤無退轉。因果報應中。爲善未熟故。稽首太上尊。

受命有厚薄。及秋咸收穫。亦有行善者。妄言無利益。身立頽牆下。其父急趨來。涕泣向母言。扶板至洲岸。稽首謝神靈。不復言神佑。福向緩中生。分明向人說。至其善熟時。普度一切衆。

遲速亦如是。種遲便棄捐。暗中神護佑。展轉生疑謗。持菓手內嬉。提兒向別所。父奪我菓去。資財皆蕩盡。賽願更還福。所以大善人。禍向暗中滅。修善受苦者。自見受樂報。心生一切善。



善生一切福。若人受此經。信行及勸導。  
是名爲法施。功德不可量。

順治甲午年陽月長至日龍山姚文然稽首敬撰



賦前甲子年四月八日

詩人受此歌

善坐一詩賦



袁了凡訓子立命說

余童年喪父，遂棄舉子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先人之命，然也。後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而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余問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余引之歸家，試其數，悉驗。余遂起讀書之念。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余卜終身，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



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塲中備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窓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已巳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其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筭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



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後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凌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燂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于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



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創。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余偉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



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作之事逐日劄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曰。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天壽不貳。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天。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以立死生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庚午。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



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余行一事。遂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鷺毛管。印一硃圈於歷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及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在任。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悉畢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常憂善行折除。不能完滿。忽夜夢見一神人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厘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厘六毫。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



之。禪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孔先生算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八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



曠也。

了凡先生得雲谷禪師一言指悟。遂不爲氣數所拘。先生固能改之君子。而禪師亦善誘之奇人也。然其說蓋嘗發之於吾儒矣。昔朱文公門人廖德明幼時夢一神題其簡曰。宣義郎廖某。後登第。果授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於此。不勝鬱鬱。問於文公。公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爲筆。不能爲硯。劒止爲劒。不能爲琴。故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盜跖。而暮爲堯舜者。有惡人齋戒沐浴。而可祀上帝者。其間吉凶禍福。難以一定論也。今汝赴官。惟是起心動念。先當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介意。德明釋疑受教。官至侍郎。今禪師與文公之言相合。因并識之。



俞淨意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試輒高等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諸生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應試七科不中生五子四子夭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八歲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每臘月終自寫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又數年至四十七歲除夕與瞽妻一女共坐淒涼相弔忽聞扣門聲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坐口稱姓張自遠歸聞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



也。公大警曰。予聞冥冥之中。織善必錄。余與同社諸生。誓行善事。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卽如郎君規條中。惜字一欸。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窓褻物。甚至以之拭卓。君親見。畧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一二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子。必熟視之。心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君連歲焚疏。冥司日以察君。無一實善可紀。但見君之貪念。淫念。妬嫉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讐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意惡。固結



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  
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  
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  
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  
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  
沉。何嘗有一事着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君從今後  
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  
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  
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  
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此善意圓滿。  
第一要忍耐。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自欺。久之  
自有效驗。言畢。卽進內室。公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  
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卽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  
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



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旣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歷二年。張江陵爲首輔。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爲援例入國學。萬歷四年。丙子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偶謁內官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四方爲已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



小時悞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吾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連生七子，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咸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楊復所決科要語

休甯有一儒士姓程名學聖師事洪甲頗解事明理立  
心操行無諂曲中年以後常遊神冥府言人死期月日  
時刻不爽每先與洪言無不驗然洪以外他人弗及也  
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唯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  
與洪好苦公車兩不第洪囑聖稽之居二日告洪曰潘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在癸未雪松果第洪又命爲石  
林稽之聖對曰天榜未定須待定後查之大凡春榜定  
於隔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洪記其言至乙  
酉之十月又命之聖報曰丙戌榜無祝公己丑榜有之  
雖然兩榜之間尚有邛移增減洪問其故聖曰冥中議  
論陽間人善惡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  
惡神卽惡其穢乎生爲不善至此猛省痛改神卽鑒其  
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甯



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祖父曾高之一善一惡。皆籍註也。又甯獨其人善惡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洞悉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無錙銖少謬。有其人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欠簡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却乃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遷善也。天家考察。曾無頃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公之有分。而不能知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雪松爲余年友。馮開之所取士。石林則余拔之。一日過石林。備聞諸語。余乃有警於中。憶余年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卽發揮於文字之間。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夜須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



吾親見之。是時念念唯在愛親。無他念也。余登鄉榜時年二十有一。其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於神前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蓋三年復第。今以程君所言冥事觀之。余亦有暗合焉。抑非獨余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軒重人世者。其立心自治。咸有大願於中。而未嘗輕以語人也。余何敢輕語人哉。夫塲有餘粟。鳥呼其羣而共啄。野有美草。鹿吻其類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氣也。余有所聞。甯忍以不告乎。余是以敘述程說。及余所警者。以爲諸士告。俾悟決科之道。以立心格神爲本。而博誦作文。其輔之也。



其辭之也。

諸士皆。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其辭之也。以立。小。林。軒。為。本。而。對。諸。士。



雙生始同終異錄

吾豫章有雙生者。其母坐蓐時。駢肩而下。遂莫分孰兄孰弟。至於相貌啼笑如一。稍長。嬉戲舉止皆如一。父母亦莫能辨。因各命之以名。呼某則某應。以別之。至就塾。進退吟誦。穎悟文墨。種種又皆如一人。咸以雙璧稱焉。甫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遂分之以庠。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爲兄。入縣庠爲弟。嗣後人方知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二媳莫辨。孰爲夫。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又同月弄璋。再試。又全時補餽。自襁年以至三十。卽些微得失。莫不相同。里人咸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矣。至三十一歲。各考優等。同抵省科舉。時寓隣有婦。孀而麗。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恐復挑其弟。乃以婦情語弟。戒之曰。爾我貌同。若挑爾。慎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矢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復誑婦曰。吾將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爲言。婦傾囊付之。春兄復發甲。婦終莫覺。朝夕盼望。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矣。所貽書誤入兄手。兄驚詰之。弟不能諱。悉以實告。聞者皆短之。次年弟所舉一子殤。而兄子獨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祉焉。嗟嗟。命同相同。三十年前事事皆同。可謂命相皆有據也。及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嗣。此盲夭。且斬後。命耶相耶。不皆無據者耶。余由是益信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非謾語焉。不然。叔敖裴度諸君子。何以轉殤爲彭。轉枯爲榮耶。其感應篇功過格實造命之指南。療心之靈藥。人焉可不行之也。因誌之以勵同志。

吉陽程大駿識



姚龍懷因果三世說

或曰。因果三世之說。毋乃荒唐乎。余曰。非荒唐也。請以見在者實之。昨日所讀之書。至次日書本未展。却能成誦於口中。或童稚所見之事。至白首而其事已往。猶能記憶於目前。以昨日童稚爲今世。則次日與白首爲來世也。以次日白首爲今世。則昨日與童稚爲往世也。是卽所謂宿慧也。殺人於數年之前。而抵償於數年之後。結怨於數年之前。而報仇於數年之後。若使今日殺人而明日償命。則獄官無此斷獄之法。無論鬼神矣。今日結怨。而明日報仇。人間亦無此速報之法。無論天道矣。故速者以日月計。遲者以年計。又遲者以世計。其報一也。是卽所謂宿業也。又如大計考察之法。凡三年以內。其知縣有陞爲臺省者矣。有陞爲部屬者矣。而考察之法。猶以知縣任內罪歟。黜之。故以國法論。則遷除陞轉。



而後。官非昔日之官。而罪猶昔日之罪。以天道論。則投胎換面而來。人非前世之人。而業猶論前世之業。蓋見任之與去任。卽往生之與今生。其理一也。今之愚人。唯不信三世之說。故但據目前所見。輒謂報應無靈。不知報應一事。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如一惡人。而或登科第。或擁富貴。在世。人必以爲報應之不靈矣。不知其人前世。或大有功德。今世當有大福祿。特以今世爲惡。則遞減而罰懲之。或罰去其大位。而止。與以科第。或罰去其科第。而止。與以富資。此等報應。人不能知。方且羨之。慕之。誰知是罰。而唯天知之。鬼神知之。譬如宰相。尚書。有罪。降作知府。知縣。愧耻屈辱已極。然此唯君王知之。朝中大臣知之。若令失志老儒。及市井百姓見之。則必羨慕知府。知縣。亦大有威權。大有榮耀矣。凡此類皆所謂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又有旁人不能知。



而本身獨知之者。昔有富室邀一宰官。水陸之珍畢具。及宰官至。偶患心痛。思下一箸不可得。旁人朶頤歎羨。以爲司空見慣。誰知心病難醫。又有一壻家娶一新婦。而壻不悅。其親戚中表。見新婦明妝麗服。儼若神仙。讚之羨之。妬之。誰知是石女兒。又如張君裔蜀中。赴命祖餞如雲。應接委頓。自云疲憊欲死。而當日旁觀者。却盛慕丞相長史。如此風光烜赫。又如李林甫出。則騎士百餘人。前後呵導。旁人探望羨慕。以爲宰相騶從。如此威風。誰知他却是防刺客。如山。中人行野路。鳴金防虎一般。全是苦心苦境。至若一夕數徙牀。家人莫知其處。尤爲可憐。鄉民野夫。晝夜勤勞。夜間無不安寢。鼾息如雷。卽有罪之人。或犯國法。或受官刑。痛定禍止。亦各高枕。未有終年累月。一夢不甘者。然則李林甫二十年宰相。反田夫罪人之不若矣。其子李岫言於林甫曰。大人怨



毒盈朝。一旦事發。欲爲此役夫。安可得乎。林甫曰。吾亦知之。無可奈何。蓋其心。亦汲汲乎憂死亡之不暇矣。凡此類。皆所謂旁人不能知。而本身獨知之者也。又有名爲善人。而中多隱慝。名爲惡人。而中無他腸。或造大惡者。反行小善。以干譽。行大善者。反冒小惡。以招譏。人不知善惡之見。人心自生顛倒。而謂報應之際。天道反有差池。亦見其迷於論人。而過於憂天矣。是以中峰和尚。謂煩心未滌。正眼未開。不知是非先謬。反言禍福多差。誠確論也。王龍谿先生曰。輪迴之說。自聖人言。謂之無可也。自凡夫言。謂之有可也。昔有人問於某和尚曰。有天堂否。曰有。有地獄否。曰有。曰徑山和尚道無。和尚何以道有。曰。徑山有妻食肉否。曰否。曰。徑山和尚道無。始得要之報應因果之說。大善之人。不妨直視爲無。大惡之人。斷然不信爲有。天下唯中人最多。則報應之說。爲



教最神。爲功甚溥。今有好辨之人。蔑無因果。卽令其援古証今。高談博論。能使言因果者。一字開口不得。我不知其有。益於世道乎。有害於世道乎。亦可以廢然返矣。子不語怪與神者。蓋聖人之學。主於敬天。曰畏天命。曰樂天。曰知天命。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不告者。蓋聖人以事神之道。盡於事人。忠臣孝子。善人。烈婦。天地感動。鬼神呵護。此豈諂媚鬼神者。所得乎。故誠能敬天。則不言怪與神可矣。誠能事人。則不言事鬼神可矣。此實教也。因果三世之說。雖涉於怪。然其意主於令人恐懼修省。以動其敬天之心。雖涉於鬼神。而其意主於令人行善去惡。以全其事人之理。此權教也。聖人因時以立教。設教以救世。其苦心則一焉爾矣。夫言天也。言鬼神也。皆以爲人而已。天爲民而立之。君爲民而設之。鄉尹以及於郡縣守令。今有大人



焉。凜凜乎朝廷紀綱法度之不敢踰越也。兢兢乎天威不違咫尺也。此而復告之曰。爾不畏郡縣守令乎。則贅矣。若夫鄉里之人。農商之輩。有不率於法者。則告之曰。守令不爾貸也。斯惕然懼矣。如必稱天子之威靈。以呵喝之。不幾於迂且褻乎哉。然則言天而及於鬼神也。亦若是而已矣。不然而曰。儒者不言報應。則羿奡禹稷之說。夫子旣已不答矣。何於其出。而復有尚德之稱哉。



顏壯其因果七辨

或曰、業報足信乎。恐皆偶然耳。孰爲記憶。孰爲分疏之者。曰。否。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不可掩。而况鬼神乎。舉心卽覺。而况見之行事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自有與之作証對者。響應聲影。隨形唯人。自召何煩。記憶何煩。分疏且行。善必自慊。造惡必不安。亦自爲記憶。自爲分疏。語云。種瓜得瓜。種豈得豈。稊之不爲黍也。稗之不爲稻也。此必然非偶然也。烏有不信者哉。

或曰。吾每見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異。修士或多坎壈。兇頑或終考命。是有差報之善惡。而且有不報之善惡矣。孰爲一定之休咎乎。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世無數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卽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旣少。而可善可惡之機最圓。念有轉移。報宜斟酌。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隱德隱



過獨甚獨真。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爲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爲不報也。樂鑿之汰。報在書。樂盈之死。報在鑿。顛之倒。其變多矣。則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世不之知也。不之忖也。則又以爲不報也。試以一殺衆殺。明之殺人者死。以身償之。若白起之坑降卒。李林甫之流毒蒼生。豈僅以一生畢其冤乎。知一多之受譴有殊。則知報應之錯行不爽矣。

或曰。王者彰善癉惡。豈貴因循。天道亦爾。曷爲不卽施行。使人警懼。而有姑徐徐云者。何也。曰。王法尚有遺漏。天道必無疎虞。且王者不忍。必與矜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禍。古稱此老有耐性。若情真理當。必不相寬。譬之貸券於人。責償在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異焉耳。夫一



代二代至於三四五代是亦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以人視之爲久遠。天視之旦暮耳。報在末世而悉快其生平。報在後世而遠戮其宗祖。此卽倍息之徵也。而不觀之田主之收成者乎。委土於佃。秋而課之。夫其朝種而暮穫也。非田主職也。以扶輿之大洪濛上下。無窮無極。而食報於百年之間。其秋成不旣速乎。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近於利矣。曰。報必有施。是由本而生。非從貪而得也。且不求利而求害。亦甚非人情矣。易不曰趨吉避凶乎。是以聖人斂福。君子考祥。衆人惜惜。莫知所從。不亦哀乎。曰。若是則孟子何爲斥之。曰。孟子所斥者。富強之利也。若仁義之利。則屢言之矣。好貨之害。猶許其王。蕞爾之滕。猶聳之新。其權變欣動如此。如徒曰正誼不謀利。誼未必正。而已坐失其利。聖賢



豈爲此迂濶不情之說哉。蓋甘窮餓以沒世者。君子闇修之素心。降福祿而寢昌者。上天因材之定理。人生所享。自有分際。不能爲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地耳。舍而不耘。而空言不耕獲。不菑畲。甯不同鹵莽滅裂之報哉。

或曰。子不語怪。茲所稱說。不志怪乎。曰。儒者不言輪迴。重生理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以談生爲常。談死爲怪也。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言人爲常。言鬼爲怪也。然聖人亦嘗稱精氣遊魂。知死生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豈盡不語耶。蓋所謂不語怪者。懼生民心。且駭衆聽。今所論次者。史傳之內。耳目之前。談生而非談死。言人而非言鬼。一以義理。配以神明。常也。非怪也。君何異焉。或曰。報誠有之。然導引而至於長生。積德而至於動天。皆非常人所能。曰。是不然。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



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廸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實修實踐。獨不可以收庶常乎。且如文字可以却虎。符咒可以治鬼。不食牛之家。可以辟瘟。一些小事。便靈妙如此。況念念積陰功。時時行方便者哉。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皆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後子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劒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卽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也。

或曰。然則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佳矣。雖然。恐借無爲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君子無取焉。且引人爲善。不妨示以所獲。勉強學問。則德日進。作之不已。乃成君子。顧其用意何如耳。夫所惡於意者。爲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修其大而重遺其細。持之勉而難要之純。故每忽不自持。不足以



合天。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退托不生。勸勤不作。則與行法。俟命者何異。亦何惡於意哉。



功過格緒言

聖賢修身。但要祛過。倫常日用所當然者。何敢記功。然此固爲中下人說法。不記功。無由鼓舞奮興。凡受持者。自置一冊。將每日所爲。不必錄其事。但默審功過之別。照格隨時記注。每月終總計實數。功過相准。以所餘者爲定。朔旦焚香告天。不得詳功恕過。功無自喜。過則自訟。期於過盡除而功日積。乃見奉行之效。

向來以此格爲祈禱輒應之書。夫爲善乃人生必當然之事。豈用此以祈福。聖賢立心。不如是也。然觀世人諂神佞佛。以事僥求。而其爲應也。卒杳渺而不可必。豈若遵奉此格。黽勉不怠。實可以格天神。感人鬼。夫人不皆能中心安仁。而不免於利之。豈遂大悖於聖賢也哉。則其說無廢也。但人之奉持者。多不得要領。專以濟人愛物爲功。而倫紀身心之切務。置若緩圖。是所爲循流忘



源。非修行之道也。蓋嘗參校諸刻。歎服是本之分條序次。深得儒家正宗。六經四子性理諸書之外。若是格者。惠益世人。有同功云。

與善堂述曰。語云。律設大法。據格所載。功過相酬。分數相次。亦言其大凡而已。若誤執刻舟之見。如格稱害人一命爲三百過。而謂救極微畜十命爲一功。又謂費財百錢一功。假有富翁者。推刃一人。而救極微畜幾多命。捐銅臭幾多錢。是遂足相當已乎。愚按是說。可云精矣。然假如有不幸冒昧。曾犯如此之過。而忽欲懺罪修行。則柰之何其必於修身行己之端。隨在勉持。無纖毫貽憾。由此推及於與人愛物。廣施宏仁。行之既久。則從前不謹之失。無不可以懺除也。述因果者。稱陰律極執法。而又極通情。在冥冥者。愚豈能窺。以理斷之。當有可臆信耳。



不曰善惡格。而曰功過格者。對天立言。而賞罰因於斯。禍福因於斯爾。抑過非惡之謂也。惡者有意爲之。過者偶然犯之。或氣稟少偏。或時趨習染。或貧窮苟行。或任意忽畧。我輩正坐犯過之病。大抵功過格必爲惡人所不喜。如照魔之鏡。魔怪何敢以之自照。我輩不必同於惡人。而亦不喜看之。不樂行之。吾恐其人不止於犯過已也。

格之立條。周詳倍至。然就其中。又有分數之大小淺深。境地之難易安勉。同此一事。實則懸殊。如白人冤也。其負冤之鉅細何如。與白之之得便與不得便何如。如成就人家業學業也。而所成就何如。與成就之用心用力何如。如同。一還遺也。而所居之饒乏。與所邁之多寡何如。凡此皆格所不及條分縷疏。是劃然定格之中。而不可以一例論者。仍自在也。解人當自了之。此論亦見於



與善堂述

劉念臺先生題遷改格云。此冊所該。正如市肆開場。百貨冗集。美惡並陳。聽人自擇。纔遇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主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若愛博而情不專。如遊閒之人。徒手上門。收盡眼光。事。事贊歎。事事檢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真發心。如持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取其緊要之貨。以濟家。當之不足。歸於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節用愛人一語。亦徃徃用之不盡。況其他乎。僕勸學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做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由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多。觀先生數語。可知奉行。



是格者。只檢取一二條吃緊做去。自能事事貫通。慎勿視爲科條繁密。卽生畏念。

昔費文憲公尊人。得此格於陶氏。藏室夜光。寶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爲金字。生宏狀元宰相。又夢此格化爲銀字。生家探花尚書。獲效捷若桴鼓。然持此格者。但當論功過。不必問休咎。於語默動靜。造次顛沛之間。常用惺惺法。毋習久而忘。毋畏譏而置。毋無效而悔。毋陽奉而陰違。毋註善而諱惡。始之由勉而安。繼之由安而化。至於純善地位。不特爲功名之階梯。而實爲聖賢之路徑。亦本與善堂述。

周穀成曰。讀感應篇。須除六念。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畧不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二。除畏避。念。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檢察雖密。勿以爲勞。約束雖嚴。勿以爲苦。力行旣久。漸至自然矣。



節訓辭足以該之。一日功過相準。積得三功。所謂一日有三善也。爲善功夫正於閒居無事時。循循而積之。感應之理自具。不可謂端居一室。善緣莫遇。而積功之難也。

袁了凡曰。人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因諭改過之法。第一要發耻心。耻者。耻功德之不立。第二要發畏心。畏者。畏鬼神之難欺。第三要發勇心。勇則奮然振作。如毒蛇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集。而意念之間。常若不見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彰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若吝。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此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顏光衷曰。人有謂行善。貴在無意。偶然觸發爲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其說大謬也。孟子嘗言孳孳爲善矣。曰。強恕而行。曰。強爲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卽忘。一人用意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者。何爲悠悠忽忽。偏執無心之說。甚矣人之難悟。而善根之易壞也。







樂助芳銜芳名開列

新淦縣正堂謝

伍拾仟文足

楊斗垣

肆拾伍仟文足

熊退思山房

叁拾仟文尅

劉二酉山房

叁拾仟文尅

鄧耐自立軒館壹拾仟文足

楊夢巖

叁仟文足

彭仙友

肆仟文足

彭煥廷

叁仟文足



周五之堂 伍仟文足

周謙益堂 伍仟文足

劉繩孫 叁仟文足

皮楫臣 叁仟文足

鄧崇德堂 叁仟文足

鄭德卿 叁仟文足

劉庭三 貳仟文足

劉藜閣 貳仟文足

劉旭初堂 伍仟文足



廖動忍堂

壹仟文足

胡自省堂

貳仟文足

鄒錫吾

壹仟文足

張棣生

壹仟文足

黃樹德堂

壹仟文足

熊寸耕堂

壹仟文足

劉鶴九堂

壹仟文足

楊松柏堂

壹仟文足

李敦善堂

壹仟文足



張成美堂

壹仟文施

金樹滋堂

捌仟文施

盧耕心堂

陸仟文足

劉善慶堂

壹仟文足

廣東連州黃衍慶

壹仟文足

胡積善堂

壹仟文足

黃世芬

壹仟文足

黃世莊

陸仟文足

黃繼績

壹仟文足



廖樂善堂

壹仟文足

李登瀛

貳仟文足

黃世藻

貳仟文足

浙江錢塘黃維純

壹仟叁百文

新淦縣儒學正堂郭  
壹拾貳仟玖百叁拾文足

鄧寶善堂

壹仟文足

楊瑞鱣堂

叁仟文足

楊吉慶堂

伍仟文足

楊濟生堂

貳仟文足



吳仁遠堂 壹仟文足

廖春林堂 叁仟文足

湘潭樂助芳名彙列 湖南黃祥泰貳仟文足

清江楊立夫貳仟文足 龔和齋貳仟文足

恆昌行貳仟文足 陳恢廣壹仟文足

楊發順貳仟文足 同昌仁貳仟文足

同春生貳仟文足 安吉堂壹仟文足

傅悅齋貳仟文足 恆興錢店貳仟文足

楊萬泰壹仟文足 志成義壹仟文足



劔邑吳中和堂壹仟文足

徐鵬程壹仟文足

杜豐泰壹仟文足

吉安致和祥錢店貳仟文足

淦邑廖祿融壹仟文足

撫州王方來綢號壹仟文足

周謙吉堂壹仟文足

陳洛東堂貳仟文足

曾志和貳仟文足

廖守耘寶善堂共壹仟文足

聶秀山貳仟文足

朱燕貽堂壹仟文足

楊玉堂壹拾仟文足

廖孟陬壹仟文足

聶子修叁仟文足

鄭濟美堂壹仟文足

蕭斗卿壹仟文足

張貞明錢店壹仟文足



聶立榜貳仟文足

熊霽月壹仟文足

周軒氏壹仟文足

周世濟堂壹仟文足

吳自量壹仟文足

周根本堂伍百文足

朱心遠堂四仟文足

周顯垣壹仟文足

周繼善堂壹仟文足

高積慶堂陸仟文足

張餘慶堂叁仟文足

皮餘慶堂壹仟文足

周介記壹仟文足

朱敦仁堂壹仟文足

周炳煌壹仟文足

李敦厚堂壹仟文足

鄧鳳儀壹仟文足



通共實收捐項足錢叁百伍拾伍仟壹百陸拾伍文

付刻板紙錢叁百仟文扣足錢貳百捌拾伍仟文

付買樣書壹部足錢柒百陸拾文

付添刻節目錄各條足錢叁百肆拾叁文

付刷書伍拾柒部每部價尢錢陸百肆拾文共扣足

錢叁拾肆仟陸百伍拾陸文

付補次錢水及寄信催捐等項工力共足錢叁仟貳

百柒拾柒文

以上共用足錢叁百貳拾肆仟零叁拾陸文



除用存足錢叁拾壹仟壹百叁拾文

刷書伍拾壹部扣捉錢叁拾壹仟零零捌文餘錢

壹百貳拾貳文付乙黎齋刻支銷細數板貲手

工

收用兩訖鄧仲卿謹白



印送芳名

高安縣正堂黃

印送壹百部

皮源茂號

印送拾部

培英書院

印送四部

江右乙黎齋

印送二十部

光緒己丑年

鄧福初

印送十八部

張敦泰

印送五部

鄧耐自立軒

張蘊名

印送五部

楊退思堂

楊毓吳

印送五部

張餘慶堂

印送五部

吳理純

印送二部



